

毛主席

我知道的

朱仲麗 著



我 知 道 的

毛主席

朱仲麗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李 萍

封面设计:许 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知道的毛主席/朱仲丽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8.4

ISBN 7-5006-2703-3

I. 我… II. 朱… III. 毛泽东-生平事迹 IV. A7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616 号

2791/20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25.5 印张 3 插页 570 千字

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 定价 31.00 元



作者像



朱仲丽

笔名珠珊。1915年生于湖南长沙。1932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。193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，为医学硕士。1938年奔赴延安，从事医务工作。1946年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。1949年随王稼祥赴苏，为驻苏大使夫人。1951年任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第一任中方院长。1979年，62岁的朱仲丽执笔从文，作品有《爱与仇》、《女皇梦》、《江青野史》、《春露润我》、《艳阳照我》、《彩霞伴我》三部曲，还有《黎明与晚霞》、《灿灿红叶》、《难以忘却的昨天》、《皎洁的月亮》、《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生活中》等等。《我知道的毛主席》是朱仲丽近八旬时的精心之作。

2791/20/3

第 一 章

韶山，朝阳初起，群山逶迤，云雾茫茫。鸟鸣声中，山间的雾色渐淡，一缕缕的山雾沿着山涧升腾，最后积于山巅，化作轻烟消逝在空中。韶山露出了本来面目：山墨林绿，松茂草盛，几处鸟鸣悦耳，几处山石突兀。

韶山，在湖南湘潭县城西四十公里，湘乡、宁乡、湘潭三县交界处。四周峰峦耸峙，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。传说舜曾经到过这里。舜的音乐叫《韶乐》，韶山便由此得名。

从韶山顶上看去，远处山峦叠翠，田野披金，早稻已近收割。几排榕树装点在金色的田野上，生机盎然。一条水塘似一条锦带，顺着一条并不宽敞的土路伸向山脚。在山腹下水尽头，点缀着几处茅舍，土墙茅顶，散落在一块水面不大的小池塘周围；池塘的另一边，一所瓦房面池而建，坐山临水。

这里就是有名的韶山冲，它宛如一条巨龙颌下的明珠。这里只有几户务农之家，是一个山环水抱、风景秀丽的小村庄。

韶山冲对面的小山坡上，树木茂盛，绿草青青。四五条大小不一、牯牝不同的水牛散放在山坡上，一条小牛在四处乱窜。水牛的肚子已鼓了起来，快吃饱了。

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嬉戏。他们有的穿长衣长裤，有的穿短裤短褂。衣服是土布手工缝制的，新旧程度不一，腰带是布制的；

有的孩子衣裤上虽有补丁，但补得很精细，由此可见冲里母亲们对孩子们的爱心及她们的手艺。

山坡上，两头三岁左右的牯牛顶了起来，哞哞叫着，用角对撞，发出咯咯的响声。嬉戏的孩子们已经是满身泥土，多数已光着脊梁，见到牛打了起来便一拥而上。

一个男孩出现在忙乱的孩子们的旁边，他身材修长高挑，身穿对襟短衣、布裤，脚蹬草鞋，理着平头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他的腋下，有些吃力地夹着一小捆用野藤捆着的干树枝。

“毛泽东，快帮我们把牛分开……”一个在斗牛的对面的孩子叫道，脸上有些惧色。

被称为毛泽东的男孩子放下柴捆，俊秀的脸上透出顽皮的微笑。他眼珠转了转，弯腰从柴捆里抽出一根枝条，毫无惧色地走到两条还在格斗的牯牛身边停住，又把眼光转向几步外一头犍牛身上。

犍牛背上被打了一下，牛跳了一跳，“哞……”跑开了。两头相斗的牯牛吃了一惊，也跟着被打的牛跑向一边。毛泽东手持树枝，得意地笑了。

同伴们拍着手欢呼起来。霎时间，群孩又拥向池塘。

池塘中，那些水牛不论大小都只把脑袋露在水外，烈日当空，蝉声连绵，水牛们惬意地打着响鼻。

池中露出几个小脑袋，孩子们在游泳，水被高高打起，几个男孩子正在用力划水。毛泽东游在他们前面，脚打起的水花却很小，他游得很快。

“毛泽东，你等等我们，晃慢点。”一个男孩子喊了起来，不小心呛了一口水。

“你们快点！”毛泽东回头叫道。他举举手，又继续向前游去。

毛泽东在岸边水中甩了甩头，抹去脸上的水，上了岸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：“加把子劲哟，快游……”他挥着手给同伴鼓劲。他穿着小短裤，背上被太阳晒得又黑又亮。

男孩们陆续爬上岸，有的穿着短裤，有的则干脆一丝不挂。一个个和毛泽东一样，全身都被晒得黑里透红。他们嘻嘻哈哈，散散乱乱地在地上、石块上坐了下来。

“毛泽东，你怎么游得这么快？”

毛泽东笑了。他站起身来，面对伙伴，手指池塘说道：“你们划水和打水的样子不对，要这样才行。”他边说边用手脚比画，“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快！”

男孩们互相瞅着，面露难色。

“输了也不要紧，你们多加把子力气，一定会超过我的。”毛泽东说着，扑通一声跃入水中。

男孩们突然像受了惊的青蛙，争先恐后地跳入池中。

“毛泽东，你爸爸来了。”一男孩叫道。

不远处的路上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拄着耙子站着。他袖子高挽，裤腿也高高卷起，寒着脸无半丝笑容。

“润之，上来！”他声音不大，却充满威严。

男孩们都脸现惧色，就像偷吃东西被当场抓住一样。毛泽东顺从地爬了上来。

毛顺生一动未动。他满脸怒色，双眼却无凶光。他见毛泽东顺从地上岸，低头站着等他骂，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。

露在水面上的小脑袋都向毛泽东投来惊恐却又关切的目光。

毛顺生看着儿子，又看了看水中的顽童们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拎起耙子，转身走了。

毛泽东抬起头来，他见到父亲的背影在远处消失，不禁长长地松了口气，脸上又露出调皮的笑容。他转身向同伴招呼道：“我们来比赛！”

水中男孩们欢呼起来。

傍晚，太阳已经西下，但天色依然很亮。韶山冲外，男人们已从田间归来，路旁的菜园里，时见有人在给菜浇水。毛泽东和同伴们正在往冲里走去，一路留下他们的嬉闹声。

一缕彩霞挂在小平屋的房檐上。毛泽东母亲文氏用围裙擦着手，从房门里走了出来。

“润之，吃饭了。”

毛泽东闻声跑了过来：“妈妈。”

母亲爱抚地替儿子理了理衣服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慈爱地说：“饿了吧？你又去洗澡了，说你多少回都不听，你这小伢子！”

毛泽东甜甜一笑，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捡来的稻谷放到母亲手上：“给，妈妈，这是在路旁捡的。”

母亲眉开眼笑地拉着儿子的手，走进屋去。

毛顺生正坐在竹椅上抽旱烟。毛泽东站在他身边，脸对着父亲。

毛顺生吐了几口烟，把烟灰敲在地上，转头对毛泽东说：“润之，你该上学了，一两天后就去，听见没有？”

毛泽东喜出望外：“听见了。”他没有笑出声来，但脸上已充满开心的笑意，“爸爸，我要到哪一家去念书？”

“南岸私塾。去了就要听先生的话，记住，不能顶嘴。”毛顺生见儿子满心欢喜，也禁不住心乐，但他说话的声调还是很严厉。

母亲走了过来。毛泽东连忙过去拉住她的手：“妈，爸说要送我去上学了……”

她笑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润之，好好读书识字，将来爸爸算帐也就有帮手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一定要听话，好好用功。先生不像爸妈，要是不听话，他会用板子打学生的。”

毛泽东听母亲如此一说，小脸上的笑容少了一些，他鼓起小嘴嘟囔道：“先生那么凶，就不让讲话？”

南岸私塾，是毛泽东初入学的地方。一间平房，落地长门窗。小桌旁的小椅上坐满了穿着不一的儿童，他们手里拿着课本，大声朗读。

“人之初……玉不琢……”

教书先生穿着长袍，头戴瓜皮帽，手中摇着扇子，闭着眼，跟着学童们如歌如唱的节奏摇头晃脑。他的面前有一张大桌子，摆着几本书和戒尺。

教书先生睁开眼，盯着学生。突然，他拿起戒尺在桌子上敲了一下，朗读声戛然而止：“李庆丰，把昨日教的那一段背出来！到这里来！”

他用戒尺指指桌子的前右角。

一个瘦小的男孩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离开座位到指定位置，转身面朝大家，眼中露出恐惧，嘴角一抽一动却无声出来。

戒尺打在桌子上，“快背呀！”

男孩吓了一跳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支吾着：“子……子……”

教书先生露出怒色，“为什么背不出！”

李庆丰吓得小脸煞白。

“啪……啪……”戒尺落到李庆丰的肩上。李庆丰不敢哭出

声来，像小猫一样低头缩肩。

“背不出来！哼……站到外面去！”先生的戒尺指向房门。

李庆丰低着头，双手拉着衣角慢慢走出去。

先生双目如鹰，扫向他的弟子。

学生们吓得不敢抬头。毛泽东昂着头，毫无惧色，脸上充满了不平和气愤。

先生盯住他：“毛润之，你来背！”

毛泽东端坐原地，背诵道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……”

“站起来！”先生十分恼火，“到前面来！”

毛泽东小脸一扬：“你坐在那里听得清清楚楚，我背你听就是了，为什么要站起来，为什么非要走到你那里去呢！”他依然坐着不动，“不亦乐乎……”

先生脸色铁青，“你敢对先生无礼！站起来，到我面前来！”先生吼着，用戒尺在桌上狠狠一击。

毛泽东犹豫了一下，拖着自己的小凳停在先生一侧。学生们睁大眼睛，紧张地看着他们。

先生大怒，吼道：“站起来！”戒尺向毛泽东凶狠地当头打去。

毛泽东像只灵猫，跳起来向门口冲去。先生气呆了。

奔跑着的毛泽东有些慌乱，他的眼光盯向了青山。

毛泽东心想，那怒脸的先生拿着戒尺定追上了，逃到哪里去呢？眼前只有青山一片，爬吧！往深山里爬吧……

先生怒气冲天地奔向毛顺生屋外：“你！你的好儿子，反了！反了！”口中诉说了一大堆，两手一摆转头朝来路奔回。

毛顺生满脸怒容，急步进屋，扯着嗓门：“润之……润之！”他冲屋内吼起来。

母亲文氏闻声而出，惊答：“润之没放学哩。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咳！”毛顺生狠狠地跺跺脚，转身走出。

母亲惊呆了，心想儿子好端端地会出什么祸事呢？

毛泽东在山上吃力地直向山顶攀去。那起伏卧龙般的山坳里，泉水叮咚，鸟鸣蝉唱。毛泽东渴了，累了，喘着气双腿跪在地上，两只小手捧着泉水喝着。喝饱了水，他伸颈四望，“呀，爬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一棵大松树横摆着一块大青苔石。啊！好大的石头呀！我正好把它当张睡床躺一躺。他呼呼地睡熟了。一觉醒来，揉揉两眼，坐在青苔石上，脑子里闪出难题：“先生会怎样？爸爸会怎样？”结论是：不能下山，不能回去，自己没有做错事……

南岸私塾里。

一男童走到先生面前：“毛润之还没回家。”

先生的脸上现出忧色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遥望远山，摇摇头叹道：“两天两夜了……”

群山已罩在夜色中，山间回响着一阵阵男人们的呼唤声。

“润之，润之，你别躲了，快出来吧！”

“润之，回家吧……”

毛顺生又气又急地走进家门来。

母亲满面愁容地看着丈夫，忍不住哭泣起来：“儿子准是没了，三天，饿也饿死了……我的好润之，我的儿子呀，你在哪里？”

毛顺生坐着，满脸愁云，似乎怒气已息，不停地抽旱烟，愁眉不展：“这个崽，害死人！”

一个小伙子出现在门口：“找到了，润之找到了！我费了一天的时间，满山喊，他终于答应了。我好说歹说，才把他领下了山。”

毛泽东靠在小伙子的肩头出现在门口，像个泥娃娃，只见两

只眼睛亮亮地转动着。

母亲惊喜地扑上去，一把抱住儿子：“好崽！快洗个脸，吃点东西，再睡个好觉。听妈的话，好崽，好儿子！”

毛顺生板着脸，但声音却并不严厉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明天我送你去上学。你好好读书就是了，先生不会再打你。唉……”他替儿子理了理脏乱的头发。

毛泽东仰起倔犟的小脸：“先生为什么要打人？……他不打我，也不许打别的同学。”

毛顺生摇摇头：“他不会打你们的，润之，要听话，好好读书。”

毛泽东点点头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1914年，毛泽东已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了。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：高大潇洒，一手持着几本书籍，铅笔夹在书中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旧了的油伞，每逢上课铃声响时，他夹杂在学生群中，大步向教室走去。

今天是伦理学家、留学日本的杨昌济授课时间。他端坐在讲台上，身着蓝色中式夹长袍，短发，唇上蓄小胡子，认真地在讲着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也静坐着听讲。

杨昌济不急不慢地言道：“同学们，每当我们进出校门，都可见到墙上写的校训：‘从实践中寻求真理。’在学校里，认真求学问，是寻求真理；走向社会，大胆地行动，也是寻求真理。当今之世，要救国救民，更需要从实践中寻求真理。”

坐在课堂里的毛泽东心神专注地听讲，时而扬起双眉，时而张嘴微笑。

杨昌济继续言道：“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，犹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。一个国家的文明，不能全移植到另一个国家。国家是一个有机体，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体一样。它不是机械。机械可以拆卸，可以更换装置，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不能，那样就会死掉……”

一阵掌声，杨老师走下讲台，毛泽东迎上去，他和杨老师谈了几句话，非常敬慕地送走了他。

几天后，在校舍外，几个热血青年在边走边说，时而停住了脚步，他们就是毛泽东、蔡和森、罗学瓚与三四位同学正在热烈地讨论。

一同学言道：“杨先生所言虽无不当，但我以为论尚高了一些……”

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清晰地说：“一个人需有理想抱负，一个民族若无民族精神就成了一盘散沙。”

“对！”罗学瓚兴奋地说道，“润之说得对，一个没有理想的人，不过是行尸走肉，没有民族精神的国家，就难以生存，更谈不上发展。”

毛泽东笑道：“精神即灵魂，灵魂不能替代，也不能东拼西凑。”

蔡和森打了个手势：“对极！过去有人主张全盘西化，现在更有人鼓吹彻底西化，这等于是把别人的灵魂移过来做自己的灵魂，结果只能是自身的死亡。”

毛泽东接着蔡和森的话音说道：“我们不能抛弃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而代之以根本不同的传统。当然，也不能沦为旧传统的奴隶，而是要推陈出新。杨先生留学英国、日本十年，始终不离中国的理学传统，但也学习倡导西方的一些思想和制度。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，不是取代，而是借以推动中国的文明，使国家达到

复兴。我辈当努力用之实践。”

一同学道：“绰号孔夫子的杨先生，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名震长沙。杨先生的道德哲学和思想主张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大家笑了起来。

罗学瓚戏谑地说道：“润之偏爱杨先生的伦理学而不在于绘画吃零蛋，也是名震校园，不愧为先生高徒。”

毛泽东耸肩微笑：“高徒不敢当。不过，我倒有一比……”

“嗯？”众人颇感兴趣。

毛泽东说：“本人倒像是一头牛，撞进了杨先生‘学问’的肥草地。”

众人大笑。

日落西山，学校的图书馆里学生们陆续离去，最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，他坐在椅上仍在聚精会神地读书，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几句。他觉得今天的书越读越有兴趣，虽然腹中饥饿，仍不想离去。

一位工友走来对毛泽东努努嘴：“你天天看到闭馆时还不收书。快，吃晚饭去吧。”

毛泽东指指手中书，又埋下头阅读。

工友又至，轻轻地在毛泽东肩头拍了拍：“可以收书了！”

毛泽东一惊，他歉意地笑了笑，恋恋不舍地把书合了起来。走到图书馆的墙壁前，眼光停在一张世界地图上，呆着不动，若有所思。

工友拍拍自己的肚子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毛泽东清醒过来，思量着不能让工友为自己贪读而饿肚皮，便道了一声歉走出馆门。

在热闹的街头，毛泽东手拿书本走过，在油饼摊前，掏出一

枚铜板买了个油饼，就在街旁坐下，掏出怀中的书，边吃边读。那熙熙攘攘的行人，从他身边经过，他视若不见。

夜幕垂下，街灯寥寥，毛泽东手中的书本已显不出字迹，他揉揉眼皮，匆匆回到宿舍。

深夜的宿舍里同学们的鼾声不断，时而夹着几声梦呓。毛泽东坐在床上读书，借着如豆灯火，时而凝神微笑，时而皱眉沉思。

这天，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操场君子亭附近信步而谈。蔡和森关切地说：“你把家里给的一点钱大多花在购买书订报上，自己常常饥肠辘辘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”

毛泽东诙谐地说：“那就‘吃’书，解决精神饥饿比解决肚子饥饿更重要。”

蔡和森道：“人若能像龟一样，几年不吃东西也饿不死就好了。”

毛泽东笑：“龟虽寿，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驮石碑的角色。哎，我们每日一饭，如何？”

蔡和森苦笑道：“囊中羞涩，也只好委屈肚子了。”

“不是委屈肚子，是锻炼意志。”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”蔡和森笑道，“所以增益其所不能。”

毛泽东道：“不错。杨先生能以‘欲栽大木柱长天’为己任，我们立志救国、改革社会，就要利用学校这个环境，钻研好学问，培养坚忍之力，才能肩负重任，无往而不胜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并肩走入了君子亭，坐下后，仍在交谈。

周南女校位于长沙的西北角，不时传出朗朗的女学生说话声。

三位女学生身着大襟式白衫、黑裙，亭亭玉立。她们并肩走出校门。三人为向警予、杨开慧和蔡畅。

“子产不毁乡校，传为千古佳话。”向警予回头看了眼校名匾，叹道：“我们朱校长毁家兴学，中国历史上便有了第一所女子学堂，功德无量。”

杨开慧笑道：“向姐若为史家，一定会大书特书。”

向警予停步，背手扬头：“然也！”

三人都忍俊不禁，“噗嗤”一乐。

蔡畅：“是该大书特书的。旧礼教称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过去的朝廷不准兴建女子学堂。朱校长敢于破禁，旷代之识和牺牲精神缺一不可。”

杨开慧：“听家父说，女校始创时，取何校名，男先生如何给女学生上课，关于这问题朱校长煞费一番苦心。慈禧太后既然能‘垂帘听政’，男先生就来个‘垂帘授课’，这样，就无人能说男女授受不亲了。”

向警予：“朱校长他们是栽树筑路的人，我们自当努力。开慧，校长是把全部家产都献出来了吧？”

杨开慧：“朱校长和师母为了女子教育事业，不仅献出了私家的房舍园林，朱师母还把价值千金的陪嫁也全拿出来了。”

蔡畅：“他们的爱国心、事业心和牺牲精神定能名垂青史。我们有幸就学周南女校，当以朱先生和朱师母为楷模，献身妇女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。”

“好！”向警予拉着同伴的手，“我们都当竭尽全力。”

三人都笑了。

三人边走边谈，她们正经过周南女校旁的一栋七开间的古典式庭院。